

媒体与网络社会在核能风险建构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方梦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 广州, 510275)

摘要：本文旨在分析我国媒体与网络社会在我国大众风险认知和建构过程中的地位及作用。作者认为我国的传统媒体在 2011 年 3 月的福岛核危机前对于核能风险报道相对缺乏。可以说我国的传媒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试图弱化核能所存在的环境生态风险。而在福岛事故后大众通过媒体的报道开始认知核能的风险。在我国网络社会是大众建构核能风险的重要公共领域，同时也是利益相关者的组织反核运动的动员平台。在我国传统媒体报道与网络社会动员已经开始形成一种塑造大众核能风险认知和建构的联动机制。

关键词：核能风险 媒体 网络社会 风险认知 风险建构

中图分类号：C912.6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随着节能减排政策的进一步深化，核能的进一步开发利用成为广东省的能源发展重要战略部署。继深圳大亚湾和岭澳核电基地之后，广东省的阳江、台山等地相继上马百万千瓦级的大型核电项目。虽然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大亚湾和岭澳核电站建设期间广东省的居民并没有发起任何形式的参与活动或反核运动。但是在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在大众环境健康意识日益觉醒的背景下，广东省内的核电项目开始受到部分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和质疑。例如，2007 年广东省汕头市和潮州市的人大代表就曾经在省人大会议上对韩江上游拟建全国第一个内陆核的项目提出质疑和咨询。会后南方日报，广州日报和羊城晚报等主流媒体均报道了相关

人大代表就核电项目要求召开咨询会的新闻。其中南方日报的题为“韩江上游拟建内陆核一下游千万人民的引用水可能被污染”^[1]信息量最大,并被多个网站转载。最近两年在福岛核电站发生爆炸以后,核电站可能带来的环境健康风险已经不仅仅受到利益相关者的关注,更普遍的大众开始认知核能的风险,并且参与到与核能有关的事物中来。从最近在广东江门爆发的大规模反核活动来看,大众对核能风险的担忧已经开始成为我国阻碍核能发展的最主要动因之一。与世界发达国家一样,我国开始面对大众对核能风险的认知及社会建构,以及核能风险被社会放大之后的困境。广东作为我国核能发展的重要省份,同时毗邻港澳,更容易获取来自于港澳的各类与核风险相关的信息。再这样的背景下,本文旨在讨论媒体与网络社会在核风险社会建构过程中的地位及作用。

从欧美国家经验来看,媒体一直以来在大众风险认知和建构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风险社会放大”^[2]的概念框架下,斯洛维奇是这样讨论核风险的:实际上大众对核技术并不熟悉,他们一般通过直觉(intuition)判断核风险^[3]。他把大众的这种行为称为“风险认知”。而这种直觉来自于媒体对风险事件的报道。贝克在他的反思性现代化理论中指出:媒体对风险事件的塑造,使得中产阶级获得了参与风险争论的文化资本和技巧,因而促使亚政治的形成^[4]。道格拉斯(1982)认为风险的建构与文化密切相关^[5]。在欧洲正是因为环境保护形成了一种文化,因此大众才更关注高科技发展所带来的环境及健康风险。从建构主义的角度来看,风险信息交流是一个不断建构的过程,读者根据自己的知识储备,来解读媒体对风险的报道,并用于日常的谈资和论述^[6]。从我国大众在福岛核危机前后对核风险的认知和建构的情况来看,传统媒体报道的确引发了大众对核事物的关注。本文所讨论的媒体包括两部分,一个是传统媒体,例如报纸,新闻,广播等形式;另一个是新媒体,即网络社会。在中国媒体的发展,特别是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体的发展为风险的认知和建构提供了必要的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大众在认知的基础上建构核风险需要一个言论自由的,独立于政治体制之外、不受官方干预的公共领域^[7]。网络社会以其公开性,透明性及匿名性成为了大众表达对核能风险的看法的绝佳渠道。

作者认为,在我国传统媒体与网络社会有望在核能的风险建构上形成独特的联动机制。在日本辅导核事故后,传统媒体对核风险问题的报道使大众的和风险认知得以形塑,而网络提供的公共领域成为了大众和传播知识,进而建构核能风险的公共空间。从江门民众的反核活动来看,在网络社会中,一部分利益相关者不但进行知识的交流,并且还利用网络平台组织线下的反核。反核活动的发生引发传统媒体的新闻报道,又使范围更广的大众开始认知核

能风险。这一联动机制的产生，促进了我国大众对核能风险的社会建构。

二、 传统媒体对核风险事件的建构

核风险最初是在二战时期开始受到西方社会的普遍关注。美国对日本的广岛和长崎使用原子弹所引发的一系列关于道德的争论超过了二战中其他所有争论的总合。随后，核电的发展过程发生的多起重大事故，以及媒体对事故的广泛宣传塑造了大众的核风险意识。在公众领域内核能的发展一度与“环境不友好”、“不经济”和“不具可操作性”等关键词联系在一起^[8]。甚至有学者认为媒体的宣传使核电的风险“污名化”^[9]。

（一） 中国媒体讨论核问题的角度及文化背景

我国的情况相对来说更为特殊。核（能）作为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敏感的话题，一直没有在公共领域中被各种传媒广泛讨论。可以说在中国境内，媒体不但没有放大反而是弱化了核电的风险。Wen（1998）在文章中提到：

“在中国与核能有关的事务极少被报导。因此中国的大众对核试验、核能对环境的影响、核废料的处理以及核事故的潜在危险缺乏认识。虽然有很多中国大众听说过切尔诺贝利事故，但很少人认为这样的事故会在中国发生。这样看来，中国媒体并没有向大众披露核能的安全事务以及核设施的潜在问题。”^[10]

当作者就“韩江上游拟建内陆核一下游千万人民的引用水可能被污染”这篇报道访谈《南方日报》的资深记者 CF 时，CF 说：

“为了迎合‘两会’主题，我这篇报道的主题是‘科学和民主的陀螺齐飞转。报道的核心是看政府在科学技术发展的过程中有没有注重民意，是否听取来自人民代表的声音。”

CF 还表示核能的技术风险问题是一个敏感话题，他们记者在进行新闻报道的时候一般不会选择这样的主题。而在两会期间关于民生和民主的话题是主流。CF 称由于事件涉及比较敏感的核风险问题，他在选择新闻角度的时候是做过相关考虑的。他认为通过对于科学和

民主的讨论作为切入点比选择核能的环境风险更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可见对国内的核电项目存在的风险或事故进行报道并不是媒体会选择的角度。一直以来,我国传媒对国内的核电事件报道较为保守。新闻记者通常报道核电运营企业提供的相关新闻稿件或政府的核电发展政策,但并不对核电运行或核电站进行采访或自行编辑新闻稿。因此,从我国传媒报道国内核电新闻的情况看,大众是很难从传统媒体上(报纸,电视,广播)看到我国核电的负面新闻的。

(二) 港媒对大亚湾有关事务的报道角度

这一点与香港媒体对核电站的事务的报道形成鲜明对比。作者收集到的1995年至1996年间港媒对岭澳核电站建设相关问题报导的报纸文章往往把风险问题作为标题和主要的切入角度。例如,星岛日报1996年7月7日的相关文章题目为:“大核岭核‘埋身肉搏’--风险评估成疑,港人忧虑大增”^[11]。文章开篇第一段就直接指出两个核电站兴建的地理位置存在的安全隐患问题。

“由于地质问题,原先在距离大亚湾核电站五公里地点兴建的岭澳核电站,已经‘移位’至距离大亚湾核电站一点二公里之处兴建,与香港距离又进一步。

反核团体批评,中方评估欠准,以致两个电厂共六个发电机组相距过近,对五十公里以外的香港构成更大安全威胁。”

从港媒的报道所用的字眼可以看出。其报道的核心问题是“两个核电站距离过近,引发安全威胁”。在报道中风险和安全威胁被强化。这与国内在报道核电问题时用“环境”、“引用水”和“民主与科学”等概念弱化“风险”命题的做法截然相反。而1995年11月21日联合报导的新闻则直接指出大亚湾核电站所面临的环境风险。该报道题目为:“飓风肯特袭港暴露危机,核电厂承认为避风儿停产”^[12]。报道的内容是说大亚湾核电站因为飓风的袭击而曾经中断运行。文章同时分析了大亚湾核电站在运行期间发生过的异常情况属于哪种事故等级。虽然文章的结论是大核发生的停机情况都属于事故等级非常低而无须报告的情况。但是单从题目和报道的角度来看,文章是希望引起读者对自然灾害可能引发的核电危机的关注。但是国内现有的报道并没有提到过类似的议题。正如Wen说的那样,国内媒体并没有打算向大众披露核能所存在的潜在问题。

（三） 福岛核事故后的媒体报导

中国传媒在福岛事故后不遗余力的报道有关核事故的各方面的新闻。一时间有关福岛核电站爆炸造成的严重放射性污染和社会不安定的相关新闻铺天盖地。大众几乎都能通过电视或者报纸获得的有关福岛核事故的严重影响的信息。同时一些期刊也开始讨论有关核安全问题和核能的发展方向。例如，财经杂志就在 2011 年第七期发表大篇幅封面文章和系列文章。在这一系列的文章中“风险”，“安全”等主题词开始出现。其中一篇社评题为：核电还应发展，风险必须可控。该文章这样结尾：

“中国核电要在风险绝对可控的前提下续图发展，与此同时，还要坚持鼓励舆论监督和公开透明的大方向。未来没有一帆风顺，但若要继续发展核电，唯有控制风险，审慎前行。”^[13]

与以往对“风险”避重就轻比较，这篇社论已经把“风险”作为讨论的关键词。而题为“中国核电余震”的封面文章则大胆的在开篇提出了这样的质疑：

“突如其来的日本核危机，使得中国核电发展问题又回到原点--核电是否安全，该不该发展核电，既定的核电计划是否过于冒进。”^[14]

福岛核事故后中国媒体对核问题的报道不再避开“风险”的主题。同时也对国内的核电项目的安全性提出疑问。媒体也开始报道国内大众对核电项目的担忧及一些反核声音的发生。

（四） 小结

说在中国核电从起步到发展的 30 年间国内媒体对核问题的报道都相当保守。中国媒体在核问题上并没有像西方媒体那样在报道的过程中放大核风险或使核能污名化。中国与核有关的报道大多停留在发布行业信息的阶段，并且就尽量避免“风险”、“安全问题”、“大众担忧”等关键词。但是中国媒体对日本的福岛事故过程和危害进行报道，并且在福岛事故后开始在对我国核电项目的报道中涉及更多与“风险”、“安全”、“担忧”有关的关键词。

三、 网络社会成为大众交流风险知识及社会动员的公共领域

“知识”是在社会建构的范式下对风险进行讨论的社会学者共同关注的重点概念。贝克的吉登斯认为正是由于大众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掌握了更多的科学技术知识,因此产生了对现代风险的担忧及反思^[15]。因此,在风险社会,即现代性的理论进路下,科学技术知识被认为是认知和建构风险的基础。但是贝克和吉登斯对于大众如何获得所谓的“科学技术知识”的思考却比较粗糙。他们认为在现代化的社会中,科学技术知识理所应当的影响并塑造着大众的风险认知。在这方面布莱·温等的研究相对来说更为细致和有说服力。温等人为,大众在日常生活中并不需要掌握科学技术知识。但是他们掌握另外一种由日常生活中的经验所构成的非专家知识^[16]。对风险的担忧因此来自于大众的非专家知识与所谓的“科学技术知识”产生冲突的时候,并且科学技术知识被证明是谬误的时候。例如,在核事故发生后,政府和专家团体都会通过发布一系列的科学研究数据证明辐射量对居民的影响不大,但是生活在核设施周边的居民却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巨大的影响。在这样的情况下,当非专家知识一再被忽略,大众的主张被认为是非理性和缺乏科学性的时候,大众对风险的担忧则进一步的加剧,并演变为对政府和专家团体的信任危机。因此,建立自由开放、允许多角色参与讨论和发表意见的公共邻域是有效促进科学技术知识和专家知识的融合、化解冲突、重塑信任的有效途径。

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由于传统媒体对核风险的报道相对缺乏,因此网络社会成为了一部分利益相关者获得知识的场所。杨国斌在他关于互联网和中国的公民社会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中指出:“互联网促进了公民社会发展,它为市民提供了参与的可能性”。杨国斌认为互联网已经成为中国公民和公民组织交流知识,社会生活和政治想法的重要工具^[17]。并且,在中国网络社会将成为非专家知识形成的重要场所。休斯、基青格和默多克(2010)指出:“因特尔的日益普及,改变了专家知识、日常经验和个人讲述之间的平衡,使人们有更多机会参与围绕共同风险而展开的辩论。”^[18]这种网络辩论的形式使风险更多的成为集体合作建构的产品,而不是被有关机构定以后传播给大众的“成品”。互联网帮助风险在公开协商中被建构。因此可以说传统媒体使大众认知核风险,而网络社会则成为了大众建构风险的平台。

(一) 案例及研究方法

在我国其中最具有规模和历时最久的讨论核电项目的网络社会是“银滩无核”。这是一群在山东乳山银滩购买了物业的利益相关者建立的分享反核信息和动态的网络社区。作为业

主,网友们反对在国家 4A 景区发展核电项目。但是碍于身处不同的城市,以及在线下组织反核运动的种种限制,网民选择了网络作为他们分享信息和组织反核运动的阵地。“银滩无核”的前身是山东房地产网上的“银滩论坛”。业主在网上讨论有关“红石顶核电站”的相关信息起始于 2006 年。到今年为止该论坛共有关于核电的帖子 3500 余条,分享的与核能有关的信息包罗万有。网民会在网络社会中分享自己收集到的有关核电事故的信息,例如著名的切尔诺贝利事故和三里岛核事故的信息。网民还可以通过问答的方式互相传播风险知识。在“银滩无核”网络社区中有网民会就我国核电技术的安全性问题提问。网络社会中的其他有一定专业知识的网民会在帖子中给予回答。除此之外,在网络社会上,网民还可以分享有关反核行动的进展和召集网民组织线下的反核活动。因此可以说,在大众对核风险的认知还相对缺乏的时候,网络起到了提供知识和信息,帮助认知形成的作用。

作者通过使用虚拟民族志的研究方法,自 2007 年 6 月起至 2008 年 6 月止对“天下第一滩”网络社区中的“银滩无核”网络论坛版块进行了为期一年的在线参与观察。虚拟民族志是以网络虚拟环境作为田野和收集资料的工具的新型研究方法^[198]。以网络民族志的方法对网络论坛的参与观察与传统的田野民族志调查之间较大的区别。网络民族志的参与意味着长时间的面对电脑屏幕对参与网络论坛讨论的匿名网友的话语及他们之间的互动进行观察。因此网络民族志的研究方法中缺乏了真正的于田野中的当地人的交流以及他们所生活的区域的文化和社会背景的深入了解。因此网络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在现阶段来可以说是既是一种满足社会科学需要的新型演技方法,又是一种备受争议的研究方法。一些学者质疑虚拟的田野调查是否应该被看作是真正的田野工作。然而从作者的案例来看,作者并不是想通过网络去了解一种文化或社会构成。作者的研究对象本来就是以为网络作为公共空间进行核能信息的传播和对于反核进行社会动员的一批利益相关者。所以可以说,是研究对象先选择了以网络作为活动的基地,并且在网络社会上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因此作者才以网络社会为调查的田野来观察研究对象的活动。

(二) 知识传播的公共空间

传播与核电有关的知识是“银滩无核”网络论坛的一个重要功能。网民把自己了解到的与我国核电以及世界核电发展有关的信息都写成帖子供网其他网友点击及发表意见。例如网民“Wolfman”在 2007 年 2 月 3 日就开了题为“中国核电广角镜”的十余个帖子,逐一介绍国内已有核电项目和计划参与核电项目开发的省份的实际核电发展情况。网民还会把自己在报章杂志、新闻及官方网站上收集到的与核能有关的信息在论坛上分享。类似“国防科工

委组织专家对高温气冷堆核电站技术方案进行深化论证”、“对核电站最新报道的初步分析”、“最新爆料：日本核电站出事了！”、“对‘核热电厂辐射防护规定被废止’的解释”这类以分享知识和信息为目的的帖子在论坛刚刚成立的2007年1月至3月间每日都有两至三条。网民们甚至非常欢迎具有专业知识和信息的帖子。例如，2007年4月3日“海鹰”发了题为“核设施厂址评价安全规定（征求意见稿）”的帖子。帖子把安全规定的细节全部列出。该帖子有9个网民的回复。网民表示该帖子是很好的资料，值得仔细研究。可见对银滩无核事物关注的利益相关者首先在网络社会上进行资料的分享和一定的核电知识科普。并且愿意通过网络作为媒介多了解和学习与核能及其风险相关的知识。

（三） 社会动员的公共领域

网络社会的另一个重要功能则是在反核运动中起到社会动员的作用。“银滩无核”网络反核运动的主要发起者“津鸣”在其发表的长篇博文“银滩红石顶核危机”是这样描述自己如何加入网络反核运动的：

“听说最早第一个在山房网发帖反对红石顶核电的是一位叫李德的网友，可惜我没有看到那篇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章。当时，小石口对于大家还很陌生，青岛发表了《感悟银滩》，详细介绍了小石口的地理地貌以及与现场核电勘探人员的交谈情况，是银滩网友第一篇实地考察采访小石口的精彩文章。Spj是在淄博工作的海阳所当地人，他的许多文章饱含着对家乡的热爱和深情，如《石化职工的心声》、《银滩的变迁——写给我的父母官》，读之无不令人动容。大家的呼声每天都在感染着我，激励着我，使我也渐渐点燃了加入队伍的战斗欲望。我想，自己也是一名银滩业主，在涉及银滩未来的重大问题上不能袖手旁观，我也要学会打字发帖起来抗争。于是，取‘不平则鸣’之意，起名‘津鸣’，开始投身其中。”

网络社会上的网民是在利益相关的背景下，被互相激励和动员，然后选择以网络作为运动的平台开展反核运动的。从津鸣的话来看，他当时并不熟悉操作电脑也没有参加网络社会活动的经验。但是网络是他们抗争的平台，因此，为了抗争的目的，他开始学习并且参与到网络社会中。

在“银滩无核”网络论坛上网民也非常积极地报告各自通过不同手段进行维权抗争的进程和结果。例如 2007 年 3 月 1 日。津鸣发帖称：

“昨天下雨，今天上午我刚刚发出了六封情况反映信，分别寄往：国家信访局；国家环保局；国家发改委能源局；国家核安全中心；光明日报社总编室和科技日报社总编室。

愿与大家一起努力！”

“凤梨老公”在 2007 年 3 月 29 日发帖称：

“山东省威海市，一个美丽的海滨城市，被联合国评为‘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那里有一片犹如世外桃源般的世界级的海滩：乳山银滩。由于银滩的美丽，那里被评为国家 4A 级旅游度假区。近年来，那里已经发展为几十万人口的新兴城市，居住着大量为共和国石油事业贡献一生的退休/下岗老人和来自全国各地的业主。

然而，当地政府与中核集团视有关国家法律于不顾，为了 GDP，试图欺上瞒下地那里违规上马核电项目，并于 3 月 27 日，委托《光明日报》，以亲身去过银滩的语气，发表了片面的报道：《透明的红石顶核电站》（http://www.gmw.cn/01gmrb/2007-03/27/content_578503.htm）。在报道中，有意对群众的强烈不满避而不谈，片面宣传，并斗胆篡改有关国家规定，造成该核电项目选址合法的假象，企图不顾当地几十万居民的安危，违规上马核电项目。

群众看到这些不实的片面报道非常愤慨，在《光明日报》留言板和‘银滩家园’网站进行了愤怒的声讨。

我们难以相信，作为喉舌媒体、国家 8 大日报之一的《光明日报》，没有亲身前往事发地点亲身采访、倾听真正的老百姓的呼声，就为利益集团做如此片面宣传！

我们大声呼吁 :有关方面立即停止不恰当的片面新闻报道 ,停止愚弄老百姓的行径 ,
一切按照法规办事。否则 ,我们将采取一切合法的手段抗争到底 !重庆最牛钉子户就是
我们的榜样 !!

有关详情 ,请访问银滩家园网站

<http://www.txdyt.com/bbs/Index.asp>

谢谢大家的关注 !

网民们通过网络积极呼吁、通过信访等方式联系有关部门,以及通过线上召集线下组织了三次“银滩无核”反核动员活动。网络社会成为了他们进行动员,分享维权信息、组织维权活动的重要公共空间领域。

在福岛事故后,由于更广泛的大众开始认知核能的风险,网络社会就不仅仅是利益相关者的维权基地,他开始成为塑造大众风险意识的平台。例如,在反对江门建设核设施的活动来看,提出质疑的网友已不仅限于利益相关者。而更多的是对核设施的环境健康风险表示担忧的更广泛的大众。在这个时候网络成为了风险建构和反核运动社会动员公共空间。

四、 讨论

随着国家对于环境保护的进一步重视,和对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的迫切需求。媒体在环境保护问题方面的报道获得了更大的自由度和空间。特别是涉及民生的环境问题上,媒体近年的报道有所增加,并且也形成了有效的媒体监督机制。但是中国媒体一直以来在对国内的核电有关事物的报道中受到各种限制。传统媒体作为党和国家宣传的喉舌不倾向于报道与核能有关的负面新闻。因此在中国社会,核能的风险长期以来被媒体所弱化。这与欧美发达国家的模式有很大的区别。媒体在欧美国家,媒体在核能风险的社会放大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从南方日报对大埔内陆核引发争议的报道来看。记者需要选取环保、民生、科学、民

主等关键词作为主题报道与核电有关的争议。事实证明媒体福岛事故后我国在核能问题的报道上不再对风险的问题讳莫如深。这一点与道格拉斯（1982）对风险和文化的讨论有很高的切合度。大众对现代科学技术造成的环境风险的担忧和重视很少建立在科学证据或危险事故发生的可能性上，而是由信息传递的过程中谁的声音站了主导地位决定的。当关于环境风险的文化意识已经产生，核能的风险才会被强调和重视。中国大众的环境意识与媒体对环境风险相关事件的报道相辅相成互相促进。而媒体对福岛事故的广泛宣传塑造了我国大众的核风险意识。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媒体在核事件的报道中开始不避开“风险”，“安全问题”等关键词。这样的方式又促进了大众对核风险的认知和建构。因此可以说媒体塑造了大众的核风险意识，而大众对风险的建构为媒体对核风险的传播提供了文化基础。

网络社会为大众提供了交流和讨论核风险和认识核能的公共领域。在网络社会的平台中，人们在非实名制的背景下更加愿意谈论于核风险有关的话题。人们通过交流和辩论的形式建构核风险，这种建构风险知识的方式区别于从媒体传播中获取知识。这是一个更加主动和草根的行动。在网络社会的背景下，大众更加倾向于通过自己的日常生活经验通过磋商的形式建构核风险。而起初由利益相关者建立的讨论核能风险议题的网络社会同其最主要的目的在于动员更广泛的利益相关者加入，并开展反核运动。当网民的线下活动形成规模并引起主流媒体的报道后，更广泛的大众开始形成了核风险意识。在大众日益关注环境健康风险的社会背景下，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共同作用而形成的联动机制将进一步推动我国大众的核能风险认知及建构。

参考文献：

- [1] 陈枫. 韩江上游拟建核电站，汕头、潮州代表团提出询问——1000 万人饮用水可能被污染？[N]. 南方日报，2007-2-5(4).
- [2][9] 皮金 尼克，卡斯帕森 罗杰. E，斯洛维奇 保罗. 风险的社会放大 [M] 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10.
- [3] Slovic P. Perception of risk [J]. Science, 1987,1799: 280 - 285.
- [4] Beck U. Risk Society: Towards a New Modernity [M]. London: SAGE, 1992.
- [5] Douglas M and Wildavsky A. Risk and Culture [M],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2

- [6] 艾玛·休斯, 詹尼·基青格, 格拉姆·默多克. 媒体与风险[A], 彼得·泰勒-顾柏编著, 社会科学中的风险研究[M], 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2010年. 231-249.
- [7] 尤尔根·哈贝马斯. 公共领域 [A], 汪晖、陈燕谷主编. 文化与公共性[C]. 北京: 三联书店, 1998. 125-133.
- [8] Irwin A, S. Allan, I. Welsh. Nuclear Risks: Three Problematic[A]. Adam B, Beck U and Joost Van Loon edited The Risk Society and Beyond [M], London: Sage. 2000. 78-104.
- [10] Wen B. Greening the Chinese Media [J] . China Environment Series, 1998, 2: 43-44.
- [11] 朱汉强. 大核岭核“埋身肉搏”, 风险评估成疑, 港人忧虑大增 [N] . 星岛日报, 1996-7-7.
- [12] 朱汉强 . 台风肯特袭港暴露危机, 核电厂曾为避风停产 [N]. 香港联合报, 1995-11-21.
- [13] 社评: 核电还应发展, 风险必须可控[J], 财经周刊. 2011, 7:16.
- [14] 李纬娜, 王奇华, 张旻. 中国核电余震[J], 财经周刊. 2011, 7:62-73
- [15] 安东尼·吉登斯. 现代性的后果[M].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1.
- [16] Wynne B. May the sheep safely graze? A reflexive view of the expert-lay knowledge divide. In: Lash S, Szerszynski B and Wynne B (eds) Risk, Environment and Modernity: Towards a New Ecology. London: SAGE, 1996: 44 - 83.
- [17] Yang G. The Co-evolution of the Internet and Civil Society in China [J] Asian Survey, 2003, 43(3): 405-422.
- [18] 艾玛·休斯, 詹尼·基青格, 格拉姆·默多克. 媒体与风险[A], 彼得·泰勒-顾柏编著. 社会科学中的风险研究[M]. 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2010.
- [19] 卜玉梅 《虚拟民族志: 田野、方法与理论》, 《社会学研究》, 2012, 6: 217-246

The influence of media and internet society of Chinese people's

recep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nuclear risk

FANG Xiang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and Social Work,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Abstract: This paper is going to analyze the important role that the media, as well as the internet society, has played in Chinese people's nuclear risk perception and construction. The author claims that before the Hukushima nuclear accident in Japan, Chinese media rarely report news about nuclear risks inside China. In the Chinese society nuclear risk has been weaken by the media for a long time. After Hukushiama accident because of the media's propaganda people start to precept the risk from nuclear power. Internet society has become the public sphere of nuclear risk construction and anti-nuclear movement mobilizing. In China the media broadcast and the mobilizing of internet society shape people's risk perception and construction.

Key words: nuclear risk; media; internet society; risk perception; risk construction

收稿日期：2013-09-30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社会信任的重塑与公众参与：核电的环境生态风险社会治理研究”(13YJC840009)项目资助；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金资助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六批特别资助(2013T60815)

作者简介：方芴(1982-),女(汉族),湖南平江人,中山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讲师。

【责任编辑：黄晓星】ⁱ

